

陈情表

李密

臣密言：臣以险衅，夙遭闵凶。生孩六月，慈父见背；行年四岁，舅夺母志。祖母刘愍臣孤弱，躬亲抚养。臣少多疾病，九岁不行，零丁孤苦，至于成立。既无伯叔，终鲜兄弟，门衰祚薄，晚有儿息。外无期功强近之亲，内无应门五尺之僮，茕茕孑立，形影相吊。而刘夙婴疾病，常在床蓐，臣侍汤药，未曾废离。

逮奉圣朝，沐浴清化。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，后刺史臣荣举臣秀才。臣以供养无主，辞不赴命。诏书特下，拜臣郎中，寻蒙国恩，除臣洗马。猥以微贱，当侍东宫，非臣陨首所能上报。臣具以表闻，辞不就职。诏书切峻，责臣逋慢；郡县逼迫，催臣上道；州司临门，急于星火。臣欲奉诏奔驰，则刘病日笃；欲苟顺私情，则告诉不许：臣之进退，实为狼狈。

伏惟圣朝以孝治天下，凡在故老，犹蒙矜育，况臣孤苦，特为尤甚。且臣少仕伪朝，历职郎署，本图宦达，不矜名节。今臣亡国贱俘，至微至陋，过蒙拔擢，宠命优渥，岂敢盘桓，有所希冀。但以刘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，人命危浅，朝不虑夕。臣无祖母，无以至今日；祖母无臣，无以终余年。母、孙二人，更相为命，是以区区不能废远。

臣密今年四十有四，祖母今年九十有六，是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，报养刘之日短也。乌鸟私情，愿乞终养。臣之辛苦，非独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见明知，皇天后土实所共鉴。愿陛下矜愍愚诚，听臣微志，庶刘侥幸，保卒余年。臣生当陨首，死当结草。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，谨拜表以闻。

【参考译文】

陈述情况的表章

臣李密上言：我因命运不好，小时候就遭遇不幸之事。生下来（刚）六个月，慈父（去世，）弃我而去；年龄四岁时，舅父强行改变了母亲想守节的志向（，母亲改嫁）。祖母刘氏怜惜我幼年丧父又（身体）虚弱，亲自抚养（我）。我小时候多病，（身体柔弱，）九岁还不会走路，孤独凄苦，直到成人自立。（我）既没有伯父、叔父，也没有兄弟，家门衰微，福分浅薄，很晚才有子嗣。在外没有什么近亲，在家里没有守候和应接叩门的小孩子，孤单无依靠地独自生活，（只有自己的）身体和影子互相安慰。而（祖母）刘氏早已疾病缠身，经常卧床不起，我侍奉（她服用）汤药，从来没有停止（侍奉）而离开（祖母）。

到了晋朝建立，（我）受到晋朝清明教化的润泽。从前太守名逵的经考察后推举我为孝廉，后来刺史名荣的经考察后推举我为秀才。我因为（一旦外出做官）供奉祖母之事没有人来做，（所以）辞谢而未接受任命。（皇帝）特地颁下诏书，任命我为郎中，不久又蒙受国家恩典，授予我太子洗马的官职。像我这样卑微低贱的人，承担侍奉太子的职务，（皇帝的恩遇）不是我用生命所能报答的。我（把自己的苦衷）在奏表中一一呈报，辞谢而不去就职。（不料）诏书（又下，）急切严厉，责备我（有意）拖延、怠慢（上命）；郡县的官员逼迫，催我上路；州官登门（催促），比流星坠落还急迫。我想接受诏命赶路（就职），但刘氏的病一天比一天沉重；想姑且迁就私情，但向上申诉不被许可：我实在是进退两难，处境窘迫。

（我）俯伏思量，晋朝是用孝道来治理天下的，凡是元老旧臣，均受到怜惜养育，何况我孤独凄苦，（情况）特别严重。再说我年轻时做伪朝的官，（在）郎官的衙署任职，本来就希图官职显达，并不想顾惜名誉与节操。如今我是卑贱的亡国之俘，极为卑微鄙陋，过分地受到提拔，（皇帝）加恩特赐的任命优厚，（我）怎么敢犹豫不决，怀有（为伪朝守节的）非分愿望呢？只因刘氏（寿命即将終了，）像太阳快要落山，气息微弱，生命垂危，早晨不能想到晚上怎样（随时都可能离世）。我（如果）没有祖母，就无法（长大）直到今日；祖母（如果）没有我（照顾），就无法尽其余生。祖孙二人，相依为命，因此我的私情不能停止（奉养）而远离（祖母）。

臣李密今年四十四岁，祖母今年九十六岁，这样（看来）我在陛下面前尽忠的时日（还）很长，而报答奉养刘氏的时日（却）很短了。（我怀着）像乌鸦（反哺）一样的私情，希望求得奉养（祖母）以终其天年。我的辛酸苦楚，不仅是蜀地人士和梁州、益州的长官（太守逵与刺史荣）明明白白知道的，天地神明实在也都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希望皇帝能怜恤我的衷情，应许我卑微的志愿，希望刘氏能幸运（地蒙您恩典），得以终其余年。我活着的时候会不惜性命（报答皇帝的恩遇），死后也会结草（报恩）。我怀着像狗和马（对主人）一样无尽的恐惧之心，恭谨地呈上表章禀告（皇帝）。